

团团发现种子是因为爸爸。遗憾的是，此时的爸爸已经无知觉地躺在了殡仪馆，连中间站医院也免去了，直接从车祸现场直达他人生的终点站。

团团在发现种子的那一刻，有接近三秒的嚎哭，突然而起，也突然而收，而起是因为妈妈，而收是因为种子。不到两岁的团团本来在妈妈的怀抱里，正享受着温暖的母爱，突然听闻爸爸死讯的妈妈，突然失神，团团因此突然滑落坠地，所以突然嚎哭。一连串突然在短短的一瞬间开启了这篇小说的头。

团团是第一次看到种子，圆溜溜的小指头大的种子上分布着若干斑点，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笑脸，冲着团团在笑。团团的哭突然中止就是被强烈吸引的缘故，相对于跌到地上的痛，可爱好玩的种子更占上风，足以抵消了痛。

团团伸出了胖乎乎的小手，企图去抚摸种子，很有据为已有的想法。就在手指触碰到且向自己跟前运动时，地上的一道裂缝阻挡了种子，还抢先一步吞没了它。以团团手指之胖之力之无奈，根本无法潜入裂缝，自然地，又是一声嚎哭即将喷薄而出。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前来送达死讯的人一把抱起了团团，强硬地把团团沦陷在全家的悲痛当中，那嚎哭也恰好与之吻合。

再次与种子相遇，已是半个月过后。半个月不算长，团团却去过了多个地方，经历了很多，稚拙的大眼睛一次次对准陌生紧张地张望，无限意味尽在其中。没有谁能准确地解读，就连妈妈也是跟别人一般无二，把自己情绪一厢情愿地嫁接。殡仪馆、墓地、爸爸的老家、交警队、保险公司、外婆家、欠债的人家，无一例外，妈妈是带着泪水走进，再带着泪水出来，团团大多在别人的怀抱，奋力地挣，奋力地以哭和妈妈相呼应，奋力地扑向妈妈，终是徒劳。

妈妈为团团买了辆推车，把团团放进推车，用带子拦腰系牢，这样的合二为一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参与，团团就始终是一部分。妈妈有太多的事要做，家里的，外面的，白天和晚上都是。小区垃圾的清理转运，楼道的清扫，一家又一家的卫生和做饭，接送别人的孩子上学放学，拾取能够卖钱的废品，妈妈绝不允许自己闲着，只要在忙，眼前就有了路。

好在团团很乖，没办法不乖，同龄孩子用来支撑身体和行走的双腿，在团团这就连爬行也做不到。没有自己的力量可以依靠，那就以乖来屈从别人的意志。

妈妈本来打算带团团去趟超市，一个电话叫走了妈妈，就在本小区一幢楼房二十层的一户人家，叮嘱几句，把团团搁在花坛边，拜托一位老人代为照看一会。团团就是在这时与种子重逢的。

看到种子的一刻，团团兴奋不已。居高临下的缘故，地面裂缝中的种子几乎完整地呈现，像藏猫猫的小朋友突然被团团发现，露出调皮开心的笑。团团在推车里手舞足蹈，可再怎么弯腰俯伸，只能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对视。



丁迎新

团团有了新发现，种子的头上好像多了一截嫩绿的小辫，与身边欢笑着走过的好多小姐姐一模一样。团团又想嚎哭了，在他的思维里，这是唯一能够引起大人重视的招法。嚎哭还没酝酿好，妈妈已经匆匆地返回，一颗大白兔奶糖塞进团团的嘴里，推起推车向小区外的超市而去。

接下来的时间，团团以不同的方式和妈妈合二为一，有推车，有怀抱，有骑肩，有背囊，在飞机、动车、客车等不同的交通工具上，向着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不同的城市进发，最终的目的地却是一样的医院。数不清的白大褂面对厚厚一叠现代机器仪器做出的鉴

定，说着或相同或不同的话，惹出妈妈或喜或悲的表情。每一次走出医院，团团总要感受一番来自妈妈的反应，泪水、热吻、颤抖、叹息、痛哭、喜悦，让团团费解不止。应该让医生看的是妈妈吧，为什么总是我呢？

不外出的时候，妈妈一如既往地忙，只要是在本小区内，团团就有机会坐在推车里，停在不同的位置自己玩耍，同时等待着妈妈。

团团又看到种子了，让团团惊奇的是，种子在变，一次比一次不像种子了。嫩绿的小辫长长了，变粗了，从裂缝里探出身子了，像花坛里的花和草，不像小树苗。种子不见

作家丁迎新的小小说《力量》，以团团三次看到种子的情绪变化以及她妈妈贯穿始终的言行举止为故事核，透过感人肺腑的双线叙事、充满张力的语言表达、内涵丰富的隐喻手法，将团团妈妈内心的坚韧与柔软，将团团的活泼开朗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对母女俩的遭遇深表同情之余不由自主地萌生出深深的敬意，诠释了每一粒种子都有权利绽放自己的光芒这一深刻的思想内涵。

感人肺腑的双线叙事

团团第一次遇见种子时，还不到两岁，是在她爸爸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突然听闻爸爸死讯的妈妈，突然失神，团团因此突然滑落坠地，所以突然嚎哭。”这里连续用了四个“突然”，将猝不及防地收到噩耗的团团妈妈的那一份惊讶、茫然表现得入木三分，道出了她跟丈夫的深厚感情；团团的滑落坠地甚至嚎哭也是受到了惊吓甚至是摔疼了的一种本能反应，这一瞬间的事情令人心酸。

“圆溜溜的小指头大的种子上分布着若干斑点，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笑脸，冲着团团在笑。”这是团团第一次看到了种子，她因此中止了哭，“伸出了胖乎乎的小手，企图去抚摸种子，很有据为已有的想法”，但种子滚进了一道裂缝，她的手指伸不进去，再一次嚎哭起来，团团因为这粒种子从“中止了哭”到“嚎哭”，尽显其纯真的童趣；种子被裂缝吞没了，也是为故事的展开作了一个铺垫。

团团再一次与种子相遇，已经是半个月后。在这段时间，“连爬行也做不到的”团团或在别人的怀抱里，或者坐在妈妈专门为她买的推车里，与妈妈形影不离，因为妈妈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透过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位年轻的单身妈妈的喜与泪；突然到她孑

赏析：每一粒种子都有权利绽放自己的光芒

黄福胜

弱的肩膀上所承受的种种压力，感受到她的不屈不挠，感受到她对团团深沉的爱！

“团团露出调皮开心的笑，在推车里手舞足蹈……”

“团团有了新发现，种子的头上好像多了一截嫩绿的小辫，与身边欢笑着走过的好多小姐姐一模一样。”团团因此兴奋地嚎哭，以此来引起别人的关注。这里动感十足的描写，既反映出团团看到种子长出了嫩叶后的欣喜若狂，也暗喻了她对健康快乐的无限向往。

“接下来的时间，团团以不同的方式和妈妈合二为一，有推车，有怀抱，有骑肩，有背囊，在飞机、动车、客车等不同的交通工具上，向着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不同的城市进发，最终的目的地却是一样的医院。”

这里的“医院”将读者的心揪得紧紧的，它凸显出一位年轻妈妈又薄云天的母爱，展现出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

“团团把全身的劲向腿上攒，想要站起来，小手撑着推车的围杆上，小脸都憋红了。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团团不想输给种子。”这里描述了团团看到了种子“长成了大变身”的苗壮的树苗”的极度兴奋，她还唱起了妈妈教给她的儿歌，她一次又一次地想要站起来，是一种永不屈服的精神输出。

充满张力的语言表达

《力量》讲述了团团的妈妈为处理丈夫的后事，为维护丈夫应得的权益，为撑

了，只剩下一次次大变身的茁壮的树苗。以团团的知识储备，始终不能确认它是什么。它是种子变来的吗？还是种子变的魔术？

团团对着它唱歌，对着它背儿歌，都是妈妈教的。妈妈说，团团很快就要上幼儿园了，要自己走着上去。团团把全身的劲向腿上攒，想要站起来，小手撑着推车的围杆上，小脸都憋红了。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团团不想输给种子。

远远看见的妈妈，站住了，沾着泥点的手拂向额前的乱发，手湿了，有汗，有泪水，额上有泥，发上有泥。

酷烈的太阳有些内疚，赶紧默默藏到云絮的背后，偷偷瞄一眼，也偷偷地帮着使劲。



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为治愈团团那先天不足的腿所做的系列工作，她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超乎了常人的想象，但她都咬紧牙关挺过来了。面对如此繁琐的事情，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某个细节的深入描写，而是运用了跳跃式的语言表达，将团团妈妈的“浩瀚工程”仿如一幅脉络清晰的画面展

现在读者面前，这里看似“流水账”的叙述，不但没有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反而让读者对这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年轻妈妈肃然起敬。正是有了她的博大胸怀，有了她的默默付出，才支撑起团团生活的那一片蓝天。

内涵丰富的隐喻手法

《力量》中的团团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要人物，与她相依相伴的除了她妈妈，还有那几次出现在她眼前的种子。种子给团团带来的不仅仅是快乐，还是一种精神寄托。作者独具匠心，巧妙地在作品中融入了“种子”这个元素，为作品注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活力，既符合了团团活泼好奇的儿童特征，也揭示了蕴含其中的“双重含义”：其一，少年儿童本身就是一粒种子，都拥有破土而出向阳而生的权利；其二、在团团妈妈的内心深处，团团就是她孕育的“种子”，她有责任有义务奉献给这“种子”充足的阳光水分养料，呵护着它健康快乐地成长，不让她受到任何的伤害。

“一道裂缝”也是寓意深远，种子滑进裂缝，宛若人坠入了困境，但只要能够沉得住气，蓄势待发，依然可以绝处逢生。

《力量》以小见大，以物喻人，弘扬了团团妈妈那份发自内心的大爱情怀，颂扬了团团向阳而生的生活态度，感人肺腑，令人难忘。

雨从昨晚下起，至清晨，仍未停息。

夜雨敲窗，时缓时急，如绵长的小夜曲，悄悄潜入梦里，让梦也有了美妙的旋律。雨水洗去了暑热，空气被过滤了，清新中带着植物青涩的气息。

睡饱觉醒来，推开窗户，雨丝扑过来，给个清凉的问候。雨幕中，不见了往日的嘈杂，树木和花草安静地享受着雨水的沐浴和滋润。偶有人出来，都乖巧如猫，举着伞轻手轻脚地走路，生怕惊扰了什么。

雨的世界，浪漫如诗，静美如画。不由就想起了少年时的雨。

那时的雨，跟少年一个脾气，任性乖戾，喜怒无常，不讲道理。土地旱得冒烟，它就猫在哪个角落，装聋作哑。被人骂得急眼了，骂着风呼啸而起，携雷带电，甚至揣着冰雹，铺天盖地而来，一通狂轰滥炸，任凭世间万物在它的淫威狂虐下瑟瑟发抖。

雨，代表着收成，代表着粮食和衣物，事关温饱 and 生存。人们对它既盼，又怕；既爱，又恨。感情很复杂。大多时候，只能无奈地听天由命。

麦子返青、灌浆时，玉米出苗、拔节时，如果碰巧来一场雨，人们会激动得跑地磕头，感恩上天的赐福。

最怕的是芒种时节的雨。麦子焦黄，颗粒膨胀，人们提起磨得刀刃贼光的镰刀正要下地收割，雨毫无来由地不清自到，不急不慢，下个不停，坚挺的麦穗被雨水压弯，氾绿了，新鲜的麦粒生出绒细的嫩芽，半年多的辛劳顷刻间被雨水冲刷干净。

即便麦子收到麦场里，农人们依然忧心忡忡，不时抬头看天，不敢保证这收获归自己。如果雨要作贱，仍能让堆起的麦垛、甚至碾好裹在麦糠中还未分离出的麦粒，无法装进家里空了的大缸里。

有一年，父亲趁着生产队午间休息，去收割了自留地的麦子。自留地只有很少一点，却是支撑一家生活的极为重要的保证。用得肥足，浇灌及时，管得上心，庄稼长得要比队里的大田强很多。父亲割完麦子，把小拉车装得满满的拉走，就去队里上工了，剩下的几捆麦个子交给我扛回家去。自留地离家不远，扛起比我个头还高、身腰还粗的麦个子，虽然有些吃力，还能扛得动。来来回回跑了几趟，还剩最后一捆时忽然起了风，飘过一片黑云，马上下起雨。开始我没在意，有麦捆遮着，淋不到雨，还有点小得意。风雨似乎被我惹恼了，瞬间变大。风撕扯着我，要夺走麦捆，我下蹲着身子死劲抱着；雨猛灌麦捆，把它浇得湿透，沉得压死人。我扛着麦捆顶风冒雨在遍地泥泞中一步一步走着，栽倒了，爬倒了，走得异常艰难。短短一段路程，感觉有万里之遥。当我最终把这捆麦子扛进家门一刻，突然生出一种长大的豪迈。

说起来，那时不怕急雨、暴雨，最怕那种慢性子的连阴雨。雨雨淅淅沥沥，黏黏糊糊，雨水走不及，最坏的是房子。房顶是草泥做的，细雨顺着看不见的孔隙渗进去，屋里便跟着下雨，起先是一两处，后来拿来盆接。叮叮咚咚，打得清脆响亮。慢慢漏雨的地方越来越多，盆碗不够用了，人无处待，缩在一角。晚上连睡觉的地方也没有，这是最难熬的时候。

往事不堪回首。很长时间，我看不了某些诗人赞美雨的诗句，感觉那纯粹是闲人的矫情。

时代变了，世界也变了。故乡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新房，屋顶是水泥、油漆、彩钢板做的，再没有漏雨的苦恼。闷起收麦收秋，老乡们一脸轻松，说都是机收，等庄稼熟透，分分钟就完事，粮食也不用往回拉，地头就有人收购。

雨还在下，望着雨幕中的一切，我也有了想吟几句诗的冲动。

散文

诗意小暑

(外一首)

闫红梅

热风穿过玉米地时
把蝉鸣梳成流苏
挂在篱笆的竹梢
阳光在晾衣绳上打结
井水漫过时光的弧度
刚好盛下整片云影

暮色是块浸了墨的棉
轻轻晕染着天际
萤火虫提着灯笼
在豆角架下校对韵脚
蛙鸣从田埂涌上来
给每片叶子都押上韵

轻轻晕染着天际
萤火虫提着灯笼
在豆角架下校对韵脚
蛙鸣从田埂涌上来
给每片叶子都押上韵

竹席上的褶皱舒展开
接住坠落的月光
老蒲扇摇着摇着
把蝉鸣摇成了
嵌在夜空的省略号

蛙鸣贴着稻穗滑行
惊起的露珠
在草叶上
滚成透明的诗行

蛙鸣贴着稻穗滑行

暑气漫过石阶时

散文

的树皮，树冠相接，浓荫密密，比我家院子那几棵梧桐野蜜厚重多了。一到秋天，梧桐树叶逐渐变黄，“憔悴易损”，半夜一阵秋风雨，次日清晨便“满地黄花堆积”。有几次下雨，我就站在城市街道的梧桐树下，仔细聆听雨打梧桐声，甚至半夜起来走到梧桐树下去倾听，听城市的风、城市的雨，揣摩着这座城的气息，可是，我再也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心境和感觉，莫名的失望、失落，还有淡淡的伤感与愁绪。是因为环境变了吗？不，是一个孩子长大了。

岁月不居。几十年后，我依然喜欢独坐窗前听雨，时常联想起那些关于梧桐雨的诗句。李白“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苏轼“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温庭筠“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晏殊“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李清照“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原来，不单是我，古人也偏爱雨打梧桐，“多少心思无从起，雨打梧桐自成诗”。只是现在的我再听雨，不悲，不喜，“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543385541@qq.com

作品赏析

浅夏荷香

李升霞

入夏，池塘里的荷叶一个劲地疯长，仿佛一夜之间，就给荷塘盖上了一层碧绿的华盖。

晨练最好的去处，便是一路之隔的公园了。不经意间，一阵风裹着淡淡的秋香，扑鼻而来。心中一惊，这不正是荷花的香气么？

放眼望去，荷塘里已有了星星点点的小荷，探出头来，怯怯地偷看这清凉的人世间。清风徐来，露珠在荷叶上滚动，花苞颤颤巍巍，淡淡的阳光，似一身轻纱，妙曼无比，那含苞待放的模样，像极了十二三岁清纯的少女，惹人怜爱。

第二天清晨，与之相见，已有无数荷花绽放。瓣如凝脂，色如朝霞，于绿叶之上，亭亭玉立，轻盈盈地在微风里摇动，高洁与坚韧，似一首古老诗韵在流淌：“风吹荷叶东，风吹荷叶西……”

怀揣着温柔的思绪，行至另一个湖边。又是谁随手丢弃的一颗种子？只有一两片荷叶，托举起一株似开不开，欲语不语，将红未红，待香未香的红莲，遗世独立，让我为之惊愕，驻足良久。

站在拱桥上，静静地看着荷花出神，忽然间，一只水鸭妈妈领着一群水鸭宝宝，从桥洞下悠闲地游了出来，穿梭在荷花丛里，一只小小的水鸭在追赶中，慌不择路，跳上荷叶，又跌入水中，母鸭大声吆喝着那四五只小鸭，仍有不听话的“单车溜了”。

这群生活在荷塘里的野鸭，游弋在清澈的水面上，忽儿潜入水底，忽儿跃出水面，荷花被它们戏弄得把持不住，左摇右晃。

动与静，是一幅令人难忘的景致。

在我拿起相机偷拍的当口，鸭妈妈似乎发现了危险，一连串地呵斥，这时，另一只成年水鸭匆匆赶来，与它一起驱赶着娃儿们，瞬间，在我的视线里变成一个个小小的黑点，最终消失不见。

嘴角泛起一丝浅笑，多么有趣的一家子啊。

炎热的午后，独坐在荷塘边大树下的青石板上，享受着这份独有的清凉。

蜻蜓飞来了，立在花蕾上，晃晃悠悠地荡着秋千。小青蛙跳上荷叶，“呱”地一声，又跃入水中，溅起一圈圈涟漪。

看着近处的荷叶，远处的荷花，微风送来香气，轻拂脸颊，长发和柳枝一起轻轻飘飞，这样无人打扰的时刻，拥有这一整塘荷花，感觉好富有，好奢侈。

夜色阑珊，那些粉色的、白色的荷花，在绿叶的怀抱里，枕着一湖星光，披着一层月辉，安然入梦。

不知多少次路过，多少次停留，手机里藏了多少张照片！从东边荷塘拍到西边荷塘，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满塘荷花竞芬芳，风里来，雨里来，朝也看，暮也看。渐渐地，花谢了，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个个小小的莲蓬，整个过程像极了美丽的少女，一步步走向成熟，开始孕育着新的生命。

整个夏天，荷花便是那不远不近的浪漫，收藏这份美好，心若莲花，清静自在。



张成林/摄
流冰/文

天蓝云白
阳光波满水域
梦与光交织
花与茎

茎与叶
叶与脉
携手写意
梦幻荷韵

淡淡清香
扑面而来

散文

雨打梧桐

赵延文

每每此时，我就会坐在门前，细细地看，细细地听，看斜风细雨，听雨滴声声，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还有雨滴落在皮肤上的丝丝清凉。院子里的树从叶到干被洗得干干净净，泛着雨水的光泽。鸡都躲在屋角处，缩着脖子，几只鸭子却在雨中嬉戏，几道浑浊的水流，缓缓流向院外的池塘。有时父亲母亲裹着风雨推开门进来，或带着斗笠穿着蓑衣，或全身湿透，手里农具往墙壁一放，说“好大雨啊”！

夏季的傍晚，忽然一阵凉风吹来，接着滴滴答答落了儿滴梧桐雨，稍后风停雨住，母亲说，今晚凉快好睡了，然后将小方桌搬到院子里，一家人围着小桌子吃晚饭。母亲盛饭，父亲默不作声，偶尔答应一句，有时喝上一杯，我和弟、妹坐不住，端着碗跑去跑去，那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也是最难忘的童年时光。

盛夏夜晚，屋里热，母亲就将凉床搬到院子，带我们兄妹三人躺在凉床上，边摇扇子，边

给我们讲故事，给我们讲哪是牛郎织女星，哪是北斗七星，还教我们唱儿歌，那些故事和儿歌母亲讲了许多遍，唱了许多遍，反正我们听不够。听着听着，我们就睡着了，这时候母亲就会支起蚊帐，拿几件衣服搭在我们肚子上，母亲就回屋睡了，我们一觉睡到天亮。

有时我会在半夜醒来，先是感到一些凉意，迷迷糊糊中听到滴滴嗒嗒声，哦，下雨了，雨打梧桐声。三滴两滴，滴滴答答，声音不大，不紧不慢。那一刻，我睡意全无，躺在凉床上，仔细听着，数着，晚上的星星全撒了，空气清凉如水，我也不急着回屋，就躺在那儿细感受着那一刻那一夜那一夏的清凉和美好，“快入秋了吧？”我这样想。有时几滴雨过后，又是满天星斗。有时雨渐渐沥沥下大了，我叫醒弟、妹回屋睡，那雨打梧桐叶的声音也随之淹没在窗外的风雨之中。

后来我来到城市，终于看到那么多梧桐树，一排排站在街道的两旁，高大，粗壮，青白